

山村一夜

葉紫作

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山 村 一 夜

葉 紫 作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一九三七，三，十日付排
一九三七，四，十五初版

一——一〇〇〇

每册實價三角

No. 485

著者 葉 紫

發行者 余 漢 生

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八百五十一號

印刷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目次

偷蓮·····	一
魚·····	一四
山村一夜·····	二四
湖上·····	八一
校長先生·····	一〇七
電車上·····	一二三

偷 蓮

一

下午，太陽剛剛落土的時候，那個紅鼻子的老長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，跑到小主人底房間裏來了。

『怎麼？漢少爺！……』那個老長工低聲地微微地笑着，摸着鬍子：『守湖的事情，……』

漢少爺放下手中的牙牌書，說：

『我去？我對爹爹說過了。……』

『真的嗎？』秋福夾在中間問。

『真的！』

老長工將手從鬍子上拖下來，又笑了一笑：『那麼，我們今晚不要到湖邊去了囉！……』

『是的，你去喝你底酒吧！』

小伙子秋福喜的手舞腳跳，今晚他還約了上村底小貴到蘆葦叢中去燒野火的，不要去守湖就恰巧合了他的心意。老長工呢，記起喝酒就幾乎把嘴都笑扁了。他向小主人裝了一個諷刺的，滑稽的，含着一種猥褻意思的手勢，說了一聲：『要當心啊』就走了。『來！』漢少爺突然拋來一句。

秋福和老長工打了轉。

『你們去對礮坊的長工們說，叫他們今晚無事不要到湖邊來。除非……』他指着胸前掛着的那個放亮的叫吹子：『懂不懂啦？……』

『懂！』老長工答應着。

月亮滑出了黯淡的雲團。

被派去做偵探工作的桂姐兒和小菊，都在喘着息，流着細細的汗珠，跑回了。她們向見識高超的雲生嫂報告：

『今夜……是，可以的！那個紅鼻子老倌和小鬼子都不在了，長工們也就喝酒打牌去了。……』

『那麼。是誰守湖邊呢？』

『是……』桂姐兒忸怩地說：『那個……從省裏的洋學堂裏回來的……』

雲生嫂點點頭，釘着桂姐兒，帶着一種狡黠的意義深長的微笑。

桂姐兒底臉紅了，她低着頭，圓睜着那水汪汪淘氣的眼睛，滿心帶怒地向雲生嫂衝

過來——『你笑什麼呀？雲嫂子！你，你……』

『不是笑你嚇！我笑那個洋學堂回來的鬼啦！……你去吧？告訴太生，桃秀，李老七姑娘……人越多越好，月亮中的時候，我們在叉湖口碰船！……』

『唔！還要找她們……』桂姐兒拖着小菊底手，心中還是氣憤不消地，匆匆地向上村跑了去。

三

蓮蓬，已快將老邁了；低着頭，乾枯着臉，無可奈何地僵立在湖面，嘆息牠底悲哀的命運。荷葉大半都成了破扇形，勉強地支持着三五根枯骨子，迎風搖擺着。九月底冰涼的露水洒遍了湖濱。在遠方，在那遼闊的無涯的蘆葦叢裏，不時有大塊的，小塊的，玩童們散放着的野火冒上來。

漢少爺輕輕地走近了湖岸，他坐在大划船上，仰望着高處，仰望着那不可及的星空而不作聲。他底腦子裏塞滿着那淘氣的，貓一般的水汪汪的眼睛，和那被太陽晒得黢黑的，還透露着一種可愛的處女紅的面龐。他想起六月裏在湖中失掉的那一次機會，和今天白天在湖邊遊玩時所警到的那一個難忘的笑容。

『是的！她們一定要來的！』他自家對自家說：『不管她們的人多人少，我都不吹叫子，我祇要捉住那一個水汪汪的……』

學校裏的皇后的校花們哪有這兒的好呢？——他想，那都是油頭粉面，帶着怪香怪氣的，動不動就要你去服從她，報効她……而這裏的，汗香，泥土香，天然的處女的紅暈和水汪汪的眼睛！……

他樂心了，他等着。露水慢慢地潤濕了他的週身——他不管，湖風使他打了好幾回寒戰——他不管，他提了一提精神，使出了一股在學校跑萬米般的耐勁，目不轉睛地遙

望着那叉湖口的尖端。

月亮已經漸漸地昇到中空了。

四

『你上前去！桂姐兒！』

『爲什麼單要我去呢？你……』桂姐兒生着氣，把那隻不到一丈長的搖籃似的蓮子船橫在湖口，用小槳兒使力的把水中的月光敲成粉碎。靠近着她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——她的臉的的確確已經紅到耳根了。

『不會害你的，癡子！……』雲生嫂把自己底蓮子船搖上一步，兩個人像鴨子似的靠緊了：『你去引他來，我們幫你……』

桂姐兒還是不依，雖然她明知大家不會讓她吃虧，但她總不願意。六月間在湖裏乘

涼的那一次她還記得很清楚，那個人，那個洋學堂裏的傢伙，簡直像一頭畜生似的……
雲生嫂和李老七姑娘們再三的勸了一會，寬心了一會，她才一聲不響的搖起她的那片小槳來。

她的頭低得幾乎着了船板了，心頭一陣陣地，不安的，頻繁的跳動。蓮子船鑽過那荷根荷葉時，在水底下，就發出了一種輕輕地，沙聲的叫響來。她回頭看一看：雲生嫂們還老遠地，緩緩地落在她的後面，不時給他拋過來一些決心和勇氣。……

她把心兒橫了一橫，使力地划着她底小槳，船身就像箭一般的向岸南奔去……

五

漢少爺的眼睛幾乎望穿了。當她看見了一個蓮子船向他駛來的時候，當他認出來了是那個熟識的，細長的，苗條的身段的時候，當他醉心了那一個輕巧的，圓熱的，划船

的姿勢的時候，他就滿心自得的駕着那個笨重的大划船，不顧性命的追了上來。

桂姐兒恨恨地咬着牙，有意要使他跟着她兜幾個圈子，然後等快要接近了大夥兒的時候，她就故意地停了一停，闖在他底大划船邊上！……

漢少爺伸過手來拖她底船，她翻身一跳，就渡上他底大划船了！漢少爺迎面來攔她，胸前的叫吹子給打落到水中了！

兩個人互相的扭着，扯着……

十多隻埋伏好的蓮子船野鴨似的撲了攏來，十多個女人跳上大划船。……

桂姐兒救起了，漢少爺抓住了！

『用帶子綁好他！』

漢少爺想叫——一團很大的棉花塞到他的口裏。

桂姐兒哭着！她吃了虧。她拚命的在漢少爺的臉上抓了兩抓！漢少爺痛苦的瞪着

眼，臉上流出幾行血液來？

雲生嫂指着她罵道：

『你這小黃蜂！你，怕一輩子也沒有吃過苦的，你媽的！……你尋快活嗎？……』

『哈哈！請他在這裏睡一睡夜涼床……』

又有誰從人叢裏拋過來這麼冷冰冰的一聲嘲笑。

六

月兒漸漸地偏了西。

十多隻蓮子船在湖中穿來穿去，十多把剪子一齊響動起來。

桂姐兒的心裏還是氣憤不平，她一邊剪蓮蓬子，一邊揩眼淚。她的蓮蓬比什麼人都剪得少。

雲生嫂安慰她道：

『不要緊，妹妹！你吃了虧大家都曉得的，等等我們每個人分給你一點……』
湖風起了，浪濤不規則的掠過荷葉荷根，把蓮子船搥掀得起伏不停的搖幌着。

『快點啦！恐怕長工們要追來呢！』

『不，他們喝米酒要喝得醉亂的……』

每一個小船都裝得滿滿了，每一個人心中都喜氣洋洋地。沒有老頭兒的高聲的叫喊，沒有兇惡的長工駕船來追捉！……

在叉湖口再度碰船的時候，她們還低聲的，斷續的唱了起來：

『偷蓮——偷到月三更啦，……』

家家戶戶……睡沉沉；……

有錢人……不知道無錢人的苦，……

無錢人……却曉得有錢人的心！……

緊搖槳……快撐篙，……

守湖的人追來……逃不掉！……

……

七

米酒把老長工的鼻子燒得更加紅了。第二天，他從他那發了霉的狗窩似的稻草中，懶洋洋地爬起來的時候，太陽早已經下了牆了。

他們用爛棉花揩了一揩眼睛，蹣跚地跑到了小主人底書房：

『漢少爺！漢少爺？……』

書房裏衝出一口秋晨特有的冷氣來。接着他又滿腹猶疑自家對自家說：

『真是希奇事？真是……一定要給那班小妖精迷住的！……』

他連忙跑到狗窩中去，把那個夜間被野火燒光了頭髮的小伙子叫起來：

『你這鬼崽子！你！你……媽媽的，快些……尋，尋漢少爺去！……』

在湖中，一老一小，費了很大的力量，才把漢少爺底船拖了攏來。

漢少爺底臉腫得像判官，幾條血痕凝成了紫黑色。他狠命地給了長工一個耳刮子！

沙聲地叫道：

『你……你們……都死了嗎？媽媽的！……』

老長工哭不得，笑不得。他在鼻子上使力地揩了一揩：

『少爺……你，你沒有吹叫子啦！……』

『媽媽的！……』漢少爺底聲音幾乎沙得發啞了：『去，同我回去告訴爹爹去！爲

首的是雲生婆子，她媽的！她還欠我們底租，欠我們底錢！不把她丈夫關三年不顯老子底顏色！……』

小伙子秋福死死地抱着他那被野火燒光了的頭，圓着那滿是髒污的眼睛，望着小主人發着抖。他怕那耳刮子又落到他底頭上來。他想：

『這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？少爺……他媽的，綁一夜！……』

（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）